

边缘错爱

「香港」岑凯伦 著

华文出版

边缘错爱

(香港) 岑凯伦 著

华文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靖文

封面设计：叶华

边缘错爱

(香港) 岑凯伦 著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昌平亭自庄福利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/32 开, 6 印张, 130 千字

1989 年 12 月第一版

1991 年 10 月第二次印刷, 印数 20001—50000

ISBN7-5075-0179-7/I·168 定价: 3.50 元

内 容 提 要

英俊潇洒的青年医生黄许，为逃避千金小姐悠凤的通媚纠缠，从台北逃到了远离都市的渔港小镇，并因此结识了美丽清纯的年轻护士秋岚，两人在共同的工作中逐渐接近，并一起在山林里意外地救活了被流氓摧残得奄奄一息的女子淑娟。后在淑娟等人的撮合下双双坠入爱河，就在这时悠凤从台北追寻到此，不惜用尽欺骗等手段，从秋岚身过夺回黄许，亦由于这个愚昧的小镇的种种旧势力对他们的爱情更是百般阻挠，令这棵刚刚成长的爱苗濒临夭折……。

在这关键时刻，在秋岚的生父、养父及一班善良的人们的帮助下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
1

无端端的又起风了。

停栖在船舷、桅缆、岸边上的海鸥乘风升腾起来，它们在海港的上空迎着凉爽的风鼓翅前进，兴高采烈的发出嘹亮的叫声；则仿佛是应和似的，渔港内无数鲜明的旗帜也同时腊腊的威风起来了，渔人莫不为这些自然的召唤而些微的感到心动，他们站起来，或者只在原地暂时放下工作，也许无意识的朝四周或风来的方向看一眼，也许作一个长长的深呼吸，由於这阵风，这小小的渔港於是鲜活而快乐起来了。

海风确是渔港内一项可贵的资产。

但它又不是专属这小康的渔港的。像是现在，这风并没有在港内逗留、盘桓，也许它的队伍是很长，但的确的确，它不停的前进着，一直向滨港的镇里过去了，这一来，不只渔民们，就是渔民的眷属、朋友、邻居也都享受到这份快活了。

镇里的其他人呢？城市里来的访客也许会问，为什么不提其他人？那便会有亲切的声音回答他：“朋友，我们这里只有亲戚、邻居和朋友，没有其他人了。”

城市人也许要因此发出赞赏的喟叹了，但其实不必的，他们——小镇的居民沿用这样的回答与亲切的声调已经很久了，除了亲切仍是诚实的这一部分，“其他的”早已随着邻近城市的侵入而逐渐失真了。

海风一来，阿枝婆更不愿意进诊所了。

“等一下，”她在诊所外的藤椅上微微的笑着，对一旁的儿子坚定的说，“再等一下，有风呢。”

“哎呀，阿姆——”年轻的儿子焦虑的看看表，“快两点了，等一下镇长又要骂我了。”

“朝进仔啊，没关系啦，”作阿姆的像提起儿孙辈似的念镇长的名字，“你跟他说有风，阿枝婆想吹风。”

作儿子的虽然还是焦虑着，倒也接受了她的这种说法，他转过身子看看诊所，又侧着脸“听”了一下海风的前进程度，又希望这风快点过去，又舍不得。

“阿枝婆！阿枝婆！”

诊所里传出来年轻女性的叫声，叫了两声，一袭白衣到了诊所的门边：“进财哥，轮到阿枝婆了。”

“好，好，”这一边连忙歉意的点点头，又侧着脸“听”了一下，“阿姆，风尾啦，进去好不好？人家在催啦。”

“风尾最好呢，”阿枝婆一边说，停下来看了诊所口的女孩儿一眼，“秋——秋萍，风很好啊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，阿枝婆，”女孩笑了笑，露出脸来，“阿枝婆，人又记错啦，秋萍是我姐姐，我是秋岚。”

“噢，没关系，秋岚——”阿枝婆有点犹豫，想了一会，换了一句话：“你看阿枝婆身体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，不过——”

“你看，你看，”阿枝婆不让秋岚的“不过”有接下去的机会，抢着数落自己的儿子，“人家开医生馆的，还不是说我身体很好，就你这个憨子，一天到晚说我有病，要看医生——”

这会儿，作儿子连一句辩白的话也来不及讲，阿枝婆很快的又找上秋岚：“对不住啊，秋——”“秋岚。”

“秋岚——那一个岚？”

“呃……”

“说说看，”阿枝婆笑着，有点得意的说，“阿枝婆虽然不会写，也认识几个字的，是不是兰花的兰？”

“不是，是——呃……”

“你看你那个糊涂阿爸，”阿枝婆停了一下，判断有没有骂错人，“魏十一是不是？”

“是。”秋岚笑着回答。

“嘿嘿嘿，”阿枝婆为自己的记性赞赏的乾笑了两声，“你阿爸不是糊涂就是自作聪明，给这么漂亮的女儿取了个怪名字”

“不会啦——”

“什么不会！真是小孩子，”阿枝婆声音大了点；可没生气，“有婆家没有？”

“阿母，”作儿子的趁双方好不容易露出来的空档插进一句，“人家秋岚仔还要作事啦，快进去嘛！”

“吵什么？我正在问——”阿枝婆骂了儿子一句，正要接着刚才的话，忽然想起早先的目的，“啊，是，是，秋——秋岚仔，拜托你，那个——”

“挂号费是不是？”秋岚开朗的笑起来。

“对，对，把那个还给我好不好？两个鸡蛋呢。”

“阿姆，你又来了，”吴进财尴尬的看了秋岚一眼，每次都这样，回去丽卿又要骂我。”

“我——我没有病，”说着，声音忽然降低，“有病也应该去问妈祖，看医生——你这个傻孩子，医生才几岁？妈祖——”

“秋岚！”诊所里传来的声音打断了阿枝婆的低语。

“噢！”秋岚会意的向吴进财笑了笑，快步回到诊所里。

“快，快进去拿，”阿枝婆推推儿子，从藤椅上站起来，“五块钱呢！快去啊！”

“哎呀，阿姆——”作儿子的一边半强制的把母亲送回藤椅，吐了口气，开始一声争辩，“阿妈，你现在不进去看，晚上又要咳嗽……”

“你年岁”

“哎呀！现在是科学时代啦……”

“哼！”

“阿妈！……”

魏秋岚对这一类的争论已经看惯，有时候甚至还可以用“欣赏”的心态来处理了，她含着笑，轻快的回到诊疗室，一进门，就和年轻的医生会心的笑了起来。

“牛肉面？”年轻的医生放下笔，挑战似的说。

“好，我猜……不会，不，嗯……好，我猜不会。”

“好，这一回非让你输不可。”医生说，站起来向门口走去。

“喂——你干什么？”魏秋岚伸出手来搁住他，“别忘了我们都不能出去帮腔，只要你跟阿枝婆说一句话，就算犯规，犯规嘛——就得输掉牛肉面！”

“哈哈……，你真是志在必得，胸有成竹呢，不过，”他把声音放低，作了个耳语的姿势，“你再不让我出去的话，我要*不住了……”

“哎呀，”秋岚赶紧抽回手，“黄净，你好过分，好过分！”作势要打他。

“来，”黄净把脸凑过去，“这儿，请大人高高举起，轻轻——摸一下。”

“好，好，别动啊。”秋岚笑着抓起桌上的大理石文镇。

“等等，”黄净说，脸上全是严肃的表情，“真的*不住啦。”

说完，风一样的不见了，秋岚看了门口一眼，收敛起笑容，又张望了诊所外的阿枝婆母子，争论仍然持续着。

黄净回来了，看看外边，笑着摇摇头：“别等了，先跳过去吧！”

“嗯。”

秋岚应了一声，找到挂号单，走向诊疗室门口，念名字：“吴道远！”

几个候诊的镇民转过来看了她一眼，却没有动。

“吴——”她猛然停住，看着吴道远那双询问的眼睛笑起来，“石头伯，轮到你啦！”

“多谢，”老渔民很快的走过来，低声的说：“刚才，你是不是喊我？”

“对，”秋岚引他进诊疗室，柔声的说，“对不起，石头伯，我又忘记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差点就听出来呢！”

“下回就好了，石头伯，你应该要会听，要不然出外时就麻烦了。”

“是，是，失礼啊。”说着，看了秋岚一眼。

“你别这么客气，石头伯，坐吧，秋岚——”黄净等吴道远坐下，暗示的看了秋岚一眼。

“噢——”秋岚会意，急忙关上门，走进挂号室。

所谓挂号室，其实不过是两坪大的木板隔间，本来是和诊疗室连在一起的，上个月才加了一层薄薄的三合板，装上门帘，把两个地方明白的分开来。

分开以后，感觉上局促了很多，但也多了一些方便。比如吴道远，他患的是痔疮，却死也不肯在秋岚面前说出病名，看病的时候也绝对无法容忍有个“小女生”在旁边看着；秋岚上回不知道他的心情，颇给双方造成不小的难堪，现在，她已完全能体会这些病人的心情了。

她顺手在挂号室里整理了一下药瓶，熟练的在柜台上铺上包药的纸片，静静的等着。

隔壁不时传来黄净和石头伯的低语，静默时，就夹进财仔和他阿姆的只字片语。

“水生仔那个秘方……”

“没有效嘛！阿姆……”

“这几天大便怎么样？”

“有时候有一点血，有时候……”

“水生仔说要一直吃才……”

“人家阿枝婆来这里看医生看了一次，才一次……。”

“好了，再拿一点药回去，记住，别太劳累啊！”

“多谢，先生，多谢！多少钱？”

“秋岚会告诉你，别太劳累啊，石头伯，忍耐一点，快好了，秋岚！”

“噢。”

她推开门帘过来，对着候诊室，看了一下候诊名单，对眼前的小男孩说：“阿点，轮到你阿妈了。”

小男孩在病人的耳边大叫一声，高龄九十的彩缎婆便巍巍颤颤的顺着秋岚的扶持站起来，彩缎婆是镇上年纪最大的长者，但全镇的人都亲切的咕她“彩缎”，很少人加上尊敬的称呼，他们的尊敬在声调里，不在称谓上，虽然是在小渔港里，也是一椿令人感到温暖的特例。

彩缎婆患的是耳鸣，少不得又要花费黄净一番力气。

“彩缎，这儿坐。”

贡净的请坐辞像在吵架，听得秋岚不禁笑起来，她把石头伯的药弄好，收了钱站了一会，知道没有什么好帮忙的，便走进候诊室转了一圈，闲聊了几句，门外的阿枝婆和进财仔已经走了，一只藤椅空荡荡的摆着，又起风了，她站在门边享受着午后的凉沁，一方面注意诊疗室里的情形。

黄净仍然吵架似的在看病，她回去为他添了一杯水，又出来，差点在门口撞上今早来看过病的吴朝天——这小渔港里，七成以上的居民不是姓吴，就是姓颜，陈、林、李等在这里倒成

了少数，而像秋岚、黄诤他们，又是少数中的少数了。

“秋岚，”朝天仔名符其实的长了个朝天鼻，“我想——还是给我一些药好不好？真的，我老是觉得一定有病。”

“你放心，黄先生不会看错，你没病啦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”朝天仔啜嚅了一会，低声的说，“明天开始我就要出海了，要是在海上生病怎么办？真的，我昨天梦见的。”

“只要小心一点，就不会生病的，你不小心，现在吃药也没有用啊！”

“我——我带到船上吃，好不好？”

秋岚看了他一眼，感到十分纳闷，明明是个结结实实的小伙子，偏偏自以为生病，明明生病的，却又死也不肯来求医，她知道这是不镇正在启蒙的过度现象，却不知道这过度时期还有多久。

她叹了口气，无奈的说：“好，我包药给你，要是真有什么不对，明天千万别出海。”

说完，她转身进诊所，却又被朝天仔的话拉住了：“秋岚，好一点的——别，别太贵。”

“放心，来。”

她走进诊所，穿过诊疗室时停了一下，黄诤用眼睛询问她，她回答：“朝天仔要来拿药，说明天要出海，怕在海上生病，没药吃。”

“黄先生，”朝天仔打了个带着歉意的招呼，“我没有不相信你的意思——”

“我知道，”黄诤笑着说：“天有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，对。”

黄诤又问起彩缎婆的耳鸣。

“孩子讲话听得清楚吧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孩子——”黄净加大音量，忽然看见秋岚促狭的眼光，差点笑出来，赶紧咳嗽两声遮掩过去。

秋岚故意不走，黄净瞪了她一眼，无奈的拉开嗓子：“我是说——孩子们听得见你说话吗？”

“噢——”彩缎的脸上露出笑容，点点头表示她听见了，“孩子都很听话啦，阿点每天跟我捶脚呢。”

简直像话家常了。

一边的阿点赶紧修正彩缎听错了的话，秋岚一笑，走进挂号室。

她煞有介事的铺了几张纸，从药柜上东一个，西一个的抓下药罐子，把那些其实是健素糖、钙片的“药丸”郑重其事的包起来，正要给朝天仔时，一个入时的女郎从挂号的窗前走过，秋岚正想是谁呢，朝天仔打了个岔：“多少钱？”

“不用了，如果你真生病，再来算钱，如果没生病就等回来还，你这次出海多久？”

“半个月——说不定一个月。”

“那——三天吃一包好，晚饭前吃，要配温开水一起吃——”她差点被自己的郑重惹笑，赶紧装作思考的样子，停了一会，才接下去，“算五十块钱好了。”

“才五十块钱哪？”朝天仔不信任的看了那些“药”一眼。

秋岚真是又好气、又好笑，耐住性子，说：“那是预防的药，比较便宜，放心，有效啦！”

“噢。”

那边不情不愿的付了钱，又探过头去看了黄净一眼，才举步维艰的走了。

她回到诊疗室，黄净正在写病历表，头也不抬的问她：“走

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先生，”彩缎看着黄净写写停停的笔，不放心的问，“你说这样对吗？我先来看先生，再回去问神？”

“没有关系，”黄净把最后的药方写完，大声的回答彩缎，“你这不是大病，不必问神。”

“噢，这样就好了，”彩缎满足的搓了搓手，立刻又起了新的疑惑，“要吃药吗？”

“要。”

“那还是要神，”这一次彩缎没有询问的意思了，自言自语的说，“吃药都要问神的。”

“彩缎——”

黄净正在措辞，秋岚阻住他：“别太急，肯吃药就好啦！”

“可是——”黄净扶彩缎起来，接了一句，“万一神说药不能吃呢？”

“不会的，”秋岚接过彩缎的手，对另一边的阿点说：“阿点，回去要叫阿妈吃药哦！”

“好，我知道，我叫阿玉倒开水。”

“真乖，慢慢走啊，再见。”

“阿姨再见，黄先生再见。”

“再见。”黄净笑着回答，又回到桌子边去，“还有谁？”这句话却是问秋岚的了。

“我看看，唉——”

一张年轻女子的脸在诊疗室的门口探了一下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秋岚漫应一声，在脑袋里追查刚才的那张脸，仿佛有点熟悉……

“阿清来了没有？”黄净打断了她的追查。

她赶紧看了挂号单一眼。

“没有了，阿清没来。”

“又没来，真不要命了，我看明天得找个时间到他家去一趟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秋岚随意应了一声，禁不住好奇，到候诊室浏览了一圈，未发现目标，往外头看，才看见一个入时的侧影，她又不禁又往外走了两步，忽然一阵争吵传来，那女子转过身子发现了秋岚，躲着什么似的走开了。争吵的声音渐渐接近诊所了，秋岚听出是谁来，快步走到门口，她最近才认识的颜淑娟，声音像高音箭一般的传过来：“我不答应！”

“你——”颜母正在气头上，狠狠的说，“小声一点行不行？还不够丢人现眼吗？”

“我没丢人！”颜淑娟坚定的说，“我不怕别人说什么。”

秋岚看附近的居民都兴味盎然的对这对母女指指点点，赶紧出去解围。

“秋岚，秋岚，你不知道——”淑娟说到这里，叹了口气，住口不语。

秋岚牵了她的手，两人慢慢走进医院，候诊室一个人也没有，颜母吁了口气，秋岚很快的为她们办过挂号。

黄净亲切又温和的问了淑娟一些话，淑娟一句句清楚、扼要的回答着，问了一个段落，趁黄净正在推敲之际，颜母立刻发问：“黄先生，如果拿掉，会不会有危险？”

“不！”颜淑娟喊出来，很快的降低声音，“黄先生，如果你拿掉我的孩子，我就告你。”

“别这么凶，对孩子不好的，”黄净微笑地说，“何况，我也不赞成把胎儿拿掉。”

“不，”秋岚为颜母帮腔，“淑娟，拿掉她，听我的，这不是

你的责任，这胎儿现在还不算生命，拿掉他只有好，没有坏的。”

“秋岚，你不知道，”淑娟坚定的说，下意识的看看腹部，“这是我的亲骨肉，我舍不得。”

“你的亲骨肉？”颜母歇斯里的叫起来，“他的爸爸是什么东西？你怎么可以要这样的孩子？”

颜淑娟脸上抽动了一下，立刻恢复常态，对她的母亲不理不睬。

“黄医生，”颜母气得上气不接下气，“你帮帮忙，这个孩子一落地，淑娟就什么都完了。”

“是嘛，”秋岚同情的说，“淑娟，如果他的爸爸是个好人，我也赞成留下来，可是——”

“是嘛！是嘛！”颜母仿佛得了尚方宝剑，“你今天非把这个孽种给我拿掉不可！”

“不！”

淑娟大叫一声，夺门而出，颜母跟着出去，临走还不忘转过脸来瞪了黄净一眼。

“真是的，”秋岚不高兴的说，“你赞成她保留那个孩子干什么？”

“凡是有生命的东西，我都爱惜。”

“谁告诉你“他”有生命？就算有生命，也比不上一只鸡完全，你不吃鸡吗？”

“吃的，”黄净颜色不变的说，“我却不杀。”

“淑娟的生命就值钱吗？”秋岚狠狠的瞪了他一眼，朝药室走去，“你只会看小病、不会看大病，蒙古大夫！”

“哈哈，骂够了吗，我的蒙古护士？”

“还不够！”秋岚一阵风似的从药房里出来，把帽子丢给黄净，“蒙古庸医！”

“小声一点，”黄净笑着说，“我刚想作个“华陀再世”的匾额呢。”

秋岚没好气的瞪他一眼，关了灯，迤自走出医院，发动她的轻型机车。黄净在黑暗里呆立了一会，终于关上大门出去，坐上机车后座。

一路上两人各有心思，连黄净到家下车时，都忘了和秋岚说再见，自从黄净回乡行医以来，这还是第一次两人心里有了芥蒂。

但小镇的生活并没有明显的改变，文明的侵入是渐进的，今天和昨天永远一样。海风照样吹拂镇民的疲乏、痛苦，把一切镇民不要的，拒绝的吹送回它们该去的地方。

不消说，黄净和秋岚也一样。过了一个夜晚，他们便已忘记了昨天的不愉快，他们和诊所太密切了，这小小的医院里包含了两人所有的理想和爱心，小小的争执自然不能淹没他们心里长久的感情，只要他们没有丧失理想，对小镇仍充满爱心，偶然的不愉快便构不成伤害。

然而即使如此，不愉快还是会一再来到。

黄净一听见淑娟的声音又在门口响起来，下意识的就要叹气。

“不！”

那样尖锐的声音明白的道出了这个不幸女子的心声。没有谁有权利给她不幸，可是她却不幸了，一个不幸的人，难道不应该给她选择的权利吗？和秋岚的争辩固然令他头疼，却远比不上淑娟带给他的难受来得深刻。

“不要！”

尖锐的声音又响起来，中间夹杂着旁人的闲言闲语，黄净知道他该出去了。/他一走进候诊室，就清楚的看见几张鄙夷的脸，为什么呢，他不禁想，为什么淳朴的背后总是无知？

“颜小姐，”他叫她，作了个“请进来”的手势，“怎么啦？”

淑娟敌视的看了众人一眼，走进诊疗室，安静的坐下，黄净不等办挂号的颜母过来，立刻关上门，隔绝了一些好奇的眼光。

“这几天有没有变化？”黄净轻声问她，眼光流露出鼓励的讯号。

“很好，就是我母亲……”

黄净没有再问，静静的看着她，试着从容貌、神态上去了解她；为什么这么坚强，果断的女孩子也会遭遇这样的不幸呢？他很想去探究这原因，却忽然想起来，一个医生不应该这么好奇。

“怎么样？”秋岚的声音打破了诊疗室的沉寂。

黄净还没有回答，颜母已经进门来了，门还没关上，就扯喉咙：“今天非答应不可！”她一面说，一面警觉的把声音降低，“黄先生，你帮我写自愿书，我来盖章。”

黄净没有回答她，停了一会，问淑娟：“你的意思呢？”

“淑娟，”秋岚双手围上淑娟的肩膀，“想远一点，要孩子，也该给他一个公平的环境，是不是？”

“我知道，”淑娟看了黄净一眼，“我就是要这个孩子，我想要。”

“你看，黄先生，”颜妈指着淑娟，声音开始打颤，“她不跟人讲道理，别人怎么劝都没有用。我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人，她到台北去，受人欺负，只要她回来，我就会照顾她，可是，她不为我们老的着想，也不为她自己着想，就是要那个孽种！黄先生，我拜托你，挽救我们颜家的名誉，我拜托你。”

“把孩子拿掉就能挽救你的——名誉吗？”淑娟惨笑起来，“妈，把什么名誉不名誉忘掉好不好？如果你不要我，我可以回